

当代剧作家创作丛书

孙德民
剧作
选
（四）

曹禺



中国戏剧出版社

孙德民剧作选(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

孙德民剧作选(四)

孙德民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双桥咸宁侯印刷厂 印刷

3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6.875 印张 4 插页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104-00932-9/J·427

定价:30.00 元



孙德民同志工作照



和爱人杨天在一起



十世班禅在民族文化宫接见《班禅东行》剧组



肖克与伍修权同志接见《懿贵妃》剧组



却古活佛接见《班禅东行》剧组



电视剧《秋天的呼唤》剧照



电视剧《草青青黄》剧照



春节期间带领剧团为塞罕坝林场职工慰问演出



与郭启宏、王璧永等在都江堰



在四川都江堰



和孙子小闹闹在一起



与家人在一起

序

余 林

电影艺术的非戏剧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电影意识的觉醒”,表达了电影艺术在探索自身的本性和特质的强烈渴望,力求更自觉地发展和完善自身,更自由地发扬自己独有的特长,使电影摆脱对邻近诸艺术形式的依附。阐述这种主张的人士,有意识地引导电影离开戏剧,向小说靠近。那些“纯电影”探索者的志向,是使电影成为与其他艺术门类迥然不同的艺术。“非戏剧化”的主要标志,是“打倒情节与故事”,把多视角视为叙事结构的新途径。其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非戏剧化”的纪实文体和纪实风格,确实产生了一种积极影响,使一些电影作品朝着“生活化”和真实感前进了许多。所谓“非戏剧化”是要破电影艺术创作“戏剧眼光和戏剧思维”,改变“表现形式、手段全面取法于戏剧”以及“在电影导演与表演方面存在着的戏剧化积习”。孙德民的电影、电视剧正是在这种潮流中出现的。作为一个话剧舞台苦苦耕耘的剧作家,已经形成了独具品格的风貌,却要应和时势,觅路影视,难免带着一种难言的苦涩。话剧要存活,剧团要生存,无形中成为孙德民影视剧创作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心理因素;戏剧思维和戏剧结构,已经成为孙德民剧作生命的本能,面对电影艺术外来见解的袭击,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难以回避的压力;如果说“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戏剧是一种骤变的艺术”孙德民的影视剧作将如何选定属于自己的方位,同样也是一

个无法回避的剧作现实……带着诸多苦思，我在孙德民这本影视剧本集寻找确切的答案。它使我对这位我自认熟知的剧作家，有了更深的认识，孙德民的影视剧，亦然保持着一个剧作家的沉思和激情，寻找着在他笔墨中浸泡出的人的内在的完整。

任何一个剧作家，很难摆脱自己的生存环境，但是任何一个剧作家都会以自立的智力，去拓展和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孙德民的影视剧作，在这里只汇集了《懿贵妃》（1982年）、《牛主任回家》（1983年）、《草青青》（1986年）、《班禅东行》（1988年）、《星空伴月明》（1990年）、《树·人》（1995年）六个剧本。它的总体面貌透着剧作家那难得的清悟，既不受惠于某些“新潮”见解，又不固守于不变的思维。长期的磨砺形成一种强烈的进取，去寻找属于当代民众的艺术本质。这五部影视剧作，如同是剧作家的心态射影，是在挣脱无奈，沉下心来，在清悟中，开拓那一块属于自己艺术理想的园地，无需回避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每一部都是一个戏剧作家在影视创作中的心路历程。

这五部剧作，似乎都有一段创作前史，那就是来自话剧文本和话剧舞台创造，如果把话剧剧本与影视剧文本比较，在这两个艺术领域既能看到剧作家心灵相通的印迹，又能感悟到剧作家在不同领域中开掘的心力和由此而形成的艺术个性。孙德民的话剧剧作，是在自省的深思中给作品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意识，让自己的个体生命在作品中得以示展。作为最高形式的戏剧艺术，正是由于在有限的时空中糅入了人类生命的无限体验，由于它逼真，才使人心惊，因为它深刻，才使人思索，人们正是从戏剧中寻找着生命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孙德民的戏剧理想和义无反顾的追求，本能地注入到他的影视著作，然而这里的剧作现象，绝不是朴素的移植，或者说一般的戏剧与影视的嫁接，而是独立的艺术追求，呈现出独立的艺术生命。

一、孙德民话剧创作的历史的生活的积累,乃至它的舞台实践和演出时的剧场效果,成为他影视剧创作的一片沃土。《懿贵妃》、《班禅东行》的话剧现象,成为同名影视重塑的根基,悬念迭起构成的情节,作了适度的“降温”,而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曲流动构成了属于影视空间的戏剧范围。特别是懿贵妃和班禅作为中心人物内心更细微、更隐秘的情绪变化,从而开掘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

二、孙德民笔下的影视剧,是以客观的真实的可视的生活画面,展现人物的内心生活,这里既包含通过人物关系构成的“戏”,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又利用背景气氛的描绘,表现人物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将可见的心理活动转化为真实的客观生活形象。无论是懿贵妃的苦肉计,显现出她的心理动因、营造了一次对自己的信任,还是《草青青》中的舒星,当众乡亲在祭奠老统计局长的悲痛中,她的叔叔央求她改统计数字的那一瞬间,可见的心理活动,或者是人物关系构成的心理碰撞,都呈现出孙德民影视剧那种客观性的心理描写,这是建立在客观真实形态上的心理反映,是属于剧作家谨慎把握的艺术再现。

三、情感因素是孙德民影视剧作的重要因素,把情感视为社会现象,也把情感视为人的存在,正因为情感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离开情感,也就失去了艺术的形式,失去了艺术的内容。在电视剧《草青青》、《星空伴月明》、《树·人》的整体追求中,情感的浓烈不仅表达了一种思想,人的精神状态,也使人通过情感的激荡焕发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向往。因此,孙德民影视剧的情感因素,既抒发的是符合具体人物的内在状态,也是时代、环境、社会的真实反映。

四、如果把话剧剧本与孙德民的影视剧相比较,这里是他剧作的另一重天地,小说的渐变与戏剧的骤变在他的总体结构做了融化。叙事美与戏剧美进入到立体的、富有视听造型的境界,成为一种画面很强的文学表达,剧作家不是一个故事的复述者,也不是一个场景的描绘者,而是一种具有视听综合的表述,剧本调动了读者视听想象的兴奋,唤起人们用影视媒体再现人物命运的欲望,这种独有的剧作文本,兴许就是影象文化。以电影为主要代表的影象文化,固然已经深入到当代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中,而以影象文化来进入影视文学创作。孙德民的影视剧作,正是这种思维,留驻在他所布设的场景中和人物的行为中。影视形式本身成了直接表达剧作家剧作理想的方式。不落俗和失诸刻板的巧思,会在这里营造出影视剧的新的领地。

影视领地是极其宽阔的,多样并存的格局是历史的必然,孙德民影视剧属于孙德民的剧作个性、剧作之间的差异,以及留下的缺憾,不影响对他的剧作的整体理解。他追求的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石,溶入剧作诗意,这里的现实主义是立体的,发展的也是具体的,因此从戏剧进入影视总是把人物命运作为主体。

孙德民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在影视剧本中比他的话剧显得更为强烈,话剧有话剧的视点,影视剧的视点放大了许多。兴许是因为“女性是人类生命创造的主要承担者,女性创造生命、培育生命,从而母性具有了本源意义”。母性在有良知的剧作家笔下,是“人类永恒讴歌的美”,《草青草黄》中的舒星、《星空伴月明》中的韩芳、《树·人》中的柳芳,在孙德民的笔下,强调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以女性自身的智慧、才能、气质和品性来展示女性独有的风貌,既使是在传统的观念和不完善的社会现实面前,以自身的创造本质,显示了生命价值和自信、热情、温柔等品质。《班禅东行》中的格桑姆,电影剧本显然是比话剧剧本

有了较大的伸展,17年母女离散,带着极为浓重的情感色彩,展示了一个比丘尼独有的心态,在话剧剧本中班禅以圣洁的心灵到天花发病的灾区乌里雅苏去祈祷,只是过程,交待了这个情节。电影剧本的展开是灾区要留住班禅引发一场震荡。格桑姆是在这种严峻的境况同她的丈夫阿萨相遇。阿萨是草原上的头人,受布尔珠挑唆,阻挠班禅东行。格桑姆生命的完善是在受难临终前,将带血的哈达求班禅献给乾隆皇。孙德民笔下的女性是他以女性的视角,逼真地描绘了特定历史下的女性;描绘了职业女性艰辛、无奈的生活和心态。这些描绘不是平面的、停滞的、抽象的,而是在发掘或者凝炼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命题,即使是《懿贵妃》中的懿贵妃,也是以女性的特质在进行开掘。

《懿贵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电视剧文本,剧作家不仅尊重当代影视艺术在时序表述上愈来愈趋向于“顺向时间”,而且十分精细地将主人公放进创造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时空,重视懿贵妃特定生活本身的流程。青年时期的懿贵妃,不是垂帘听政、阴险毒辣的慈禧太后。作为慈禧的前史,那些善用心机的“智慧”,却是这位特定人物所独有的。“心计”和“权术”的展开,透着懿贵妃的聪明。咸丰皇帝留下遗诏后,她不惜割下臂肉以取得皇后的信任,达到毁诏的目的;她向肃顺赔礼借此麻痹众臣,以达到她的政治目的;对安德海的处置,表面一套,实质上是暗示安德海进京城与恭亲王勾结……聪明人干起坏事也是聪明的。孙德民笔下的懿贵妃,是一个具有独立的认识价值的女性。懿贵妃显现的表象,总是透着一种潜在的谋略,同时也不隐藏作为“女人”的本能。剧作家十分谨慎地开掘着一个女性人物的全貌。

影视艺术比起舞台艺术,自有自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情节剧电影,曾经被认为是过时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继承发扬民族文艺传统,满足读者的审美渴求,情节剧影视从内容到形

式有了变化,在保留其最基本的特征的同时,同新美学因素的结合,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面貌。孙德民的影视剧作既不是“非戏剧化”的跟踪者,也不固守于“情节剧”的规则,无论是“情节是按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事件系列”,还是“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即或是二者的综合,孙德民是以他的生活体验和艺术追求,做了属于他的那一块创作天地里的勇敢探索。这本影视剧作集,如同他的话剧剧作集一样,是孙德民剧作的心路历程,如果说“作家的一生,他的全部时间和全部的日子,都是用来研究生活,从思想意义和人的角度选择重要而典型的生活素材”,孙德民是用自己的全部精力,以特定环境中人的心曲流动,营造他的戏剧氛围,熔铸他的艺术理想,固然有难以从心的某些无奈,然而承德山庄的地域文化、既在戏剧创作上给了他灵感,也在影视剧创作上给了他灵感。他所极力保持的是从文化的视角刻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人的命运变迁及人生选择中的复杂心态。当我读完《孙德民剧作选》(四)奄忽而生的是“从理想、思辩的角度观察历史,观照现实,不断追问着写的作家,是最有实力的作家”,他的境况是自立意识透着几分悟道。

1998年初春

生命的绿色

李振玉

几年前,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演出,剧作家孙德民同志的思想、才情和对舞台艺术规律的把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又观看了由他编剧、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这里一片绿色》。那天在剧场,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这位上任不久的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他,黝黑的脸庞,睿智的眼神,坦诚的微笑,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在看戏休息时,同事娓娓细谈,向我讲述他和他所领导的承德话剧团几十年如一日的拼搏与奋斗。讲述了他所开创的独具特色的“山庄戏剧”以及已经过于艺术实践的《懿贵妃》、《班禅东行》、《十三世达赖喇嘛》、《女人》、《这里一片绿色》等,一系列的山庄戏的排练、演出和获得各种全国奖项;讲述了他的执著、拼命、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勇于牺牲、默默奉献的精神。于是,我觉得这是独特的不同一般“当官”的厅长。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们接触多了起来。我听说,自从他当了厅长之后,就再也没有多少时间考虑自己的创作了(尽管他心中、笔记本里还有若干题材的构思,提纲及草稿)。他已经像对自己的创作一样,完全扑在了成全河北戏剧,为他人作嫁衣的

岗位上了。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被他请到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了讨论新创剧本;观看新创剧目的演出;给河北省中青年编导讲课等各种活动。在接触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他的热情而谦虚,真挚而又实在的山庄戏剧人的性格特点。他浓浓的人情味和亲切诚恳的待人态度,使我们都甘心情愿地为戏剧事业做点什么。我想,这就是孙德民同志独特的人格魅力。就这样,仅1996年一年,河北省就有《梳妆楼》等七个奖项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河北省文化厅还获得了组织奖。我知道,这每张奖状上,都浸透着孙德民同志的心血和汗水。透过奖状,我仿佛看到了他来去匆匆、忙忙碌碌的身影。

我的两个学生在河北省工作,一次来北京,谈起孙德民同志也是感慨万分,充满了深深敬佩之情。从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由于夜以继日地操劳,他患深层静脉炎已经很久了。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睡觉时也只能把腿高高垫起。医生说,再发展下去就要作手术了。就这样,也挡不住他东奔西跑。他在汽车上安放了一块海绵垫子,穿上特制的厚袜子,带上洗的、内服的、外用的各种药水,又出差了。当我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有的文化工作领导干部,只顾当官、不思为文;或不懂、不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给文化、戏剧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报道时,孙德民同志以及和他的伙伴所主抓的河北省戏剧事业,却像一道亮丽的风景,一片沁人心脾的绿色,给人一种荡气回肠的心灵震颤与净化。这个铁打的汉子,我佩服。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孙德民同志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是听到将要调他到北京工作并委以重任的消息后,我感到欣慰,也为他高兴;这样德才兼备的干部,应该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不是吗?到北京工作,是多少人心中的梦想,多少人想方设法,托关系,走后门,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来。听说